

風流軍師四處留情

戲說毛澤東之八

● 劉昌博（自由作家，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）

一箭雙周左擁右抱

毛澤東急著下山，早日脫離虎穴，恢復自由之身，以便完成上級黨部交辦的視導任務。

可是，九嶺山寨的大寨主張德勝及二寨主曹阿根，堅決要挽留他。因為，自斷魂谷一仗大捷後，山寨上驟增兩三倍人馬，不知如何安頓是好？必須借重毛澤東這位足智多謀的「軍師」，來解決此一棘手的問題。

毛澤東為兩位寨主的真誠心意所感，認為這是小事一樁；答應暫且留下，言明一俟將山寨人馬「安頓」妥當，即行辭別下山。於是，他建議不能把所有的人馬駐紮在一個山嶺上，最好分駐於三個山嶺，形成犄角之勢，相互呼應支援，才能立於不敗之地。

他必須分赴附近山嶺勘察地形，但是，九嶺山是由九個山嶺組成，壑谷錯綜，山深林密；兩位寨主害怕他迷了路。慧黠的二公主鳳娃，心眼兒多，她顧慮毛澤東是勘察地形，暗是藉故下山，遠走高飛，逃之夭夭。

可是，九嶺山是由九個山嶺組成，壑谷錯綜，山深林密；兩位寨主害怕他迷了路。慧黠的二公主秀娃夫婦守左寨，

勘察地形，既保護又監視。這一任務，二公主鳳娃自告奮勇，當仁不讓；大公主秀娃也因舊情難忘、毛遂自薦，要結伴同行。於是，毛澤東在兩位山寨公主伴護下，各騎一匹駿馬，奔馳於山嶺之間，新歡舊愛，公私兩便，默察了要隘險阻，又欣賞了重巒疊嶂的嶙峋山景；有麗人同行，怎不快樂逍遙似神仙！

上帝是萬能的神，祂創造宇宙萬物，花去六天功夫；而毛澤東勘察地形，只花了五天時間，就完成了，身心愉快，不覺辛苦。

勘察歸來，毛澤東建議：把山寨上的近五百人馬，新舊混合編隊，班排長等基層幹

部挑選驍勇善戰者擔任。組織建制上，分爲三個縱隊，一個支隊及一個特勤中心。每一縱隊各一百四十人，分駐於主寨及左右兩個

險峻山嶺，倚角翼峙；大寨主張德勝守主寨，二寨主曹阿根守右寨，少寨主張正彪和大

公主秀娃夫婦守左寨。

詩中的「風流軍師」當然是指毛澤東；

從湖南通往江西有一個名叫山口岩的險隘，派遣趙大鷹子率領五十名精壯兄弟把守，以備將來在湖南境內站不住腳時，從此一隘口退往江西，南下即是井岡山。二公主爲人精明機敏，負責特勤中心，編制上明是三十人，挑選反應敏捷的忠誠人員組成；對內防範敵人「臥底」，對外搜集山寨附近各縣市保安團隊的情報，責任重大。

爲了勘察地形及編組部屬，毛澤東和秀娃、鳳娃兩姊妹，三人經常出入山寨，滿臉春風，形影不離。此情此景，看在山寨上哪一些光棍「王老五」心坎裡，簡直羨美極了，尤其是哪些新歸順的衆家兄弟更是羨慕萬分。

不久，山寨上流傳出一首打油詩：

風流軍師好艷福，

一箭雙鵠俏公主；

左擁右抱樂逍遙，

癟少悶喝兩蟬醋。

「雙鷹」是影射大、二公主。「癩少」是影射少寨主張正彪，因他是斷了右腿的瘸子。在毛澤東未上山寨前，他早有染指鳳娃之意；毛來山寨後，他失望透頂，舊恨新仇，一齊湧上心頭，恨不能把這個「雙料情敵」碎屍萬段。但他有苦說不出，只好悶在心裡，說他「悶喝兩罈醋」，是寫實，毫不誇張。

這首打油詩，顯然是出自新歸順的兄弟們，一時興起的集體創作；雖有調侃之意，卻無挑撥之心。可是在山寨的「王朝」裡，卻引起了震撼！在情緒上的反應不一，有的驚詫，有的憤怒，有的傷感，也有慶幸和惶惑的。

毛澤東看了這首打油詩，驚詫不已，搞到這個地步，處境尷尬，他實在沒有顏面留下。何況，大、二寨主交代他安頓人馬，整編部隊的任務如今已完成，正是脫離虎口，輕鬆下山的好時候到了。

「我認為應該查個水落石出！否則，壞了我家鳳娃的名節，她將來怎麼嫁人？」二寨主也生氣地說。

「秀娃！你是我的好媳婦，你說句話呀！到底做過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沒有？」大壓寨夫人張嫂惶惑地問。

「鳳娃！你別裝啞巴呀！」二壓寨夫人曹嫂也惶惑地說：「你向來聰明伶俐，不會幹傻事吧？」

秀娃有苦衷，難以說出，她暗自飲泣！鳳娃有隱痛，羞於啟齒，她珠淚滿面！

當天晚上，毛澤東向大、二寨主辭行。「這些日子，我在山寨打擾很多，今兒特來向大家致謝和辭行。」毛澤東看到站在一旁的兩位公主，面帶憂愁，十分傷感與委屈的模樣，他内心不忍，萬般無奈地說：「在我受了風寒臥病的日子，承蒙兩位公主的照顧，尤其二公主鳳娃熬湯煎藥，我一輩子也忘不了，有機會一一報答。」他說罷，誠懇地向大家行了一個鞠躬禮，以示謝意。

「他下山，我要跟他一道下山。」鳳娃

「哪些龜孫子忘八蛋，狗嘴巴裡長不出象牙！」二寨主曹阿根說：「他們吃飽飯沒事幹，寫些胡說八道的歪詩，軍師爺！你大人大量，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「這些造謠生事的兔崽子，我要徹底清查出來，不割掉舌頭，砍斷手指！我是他養的。」大寨主氣呼呼地說。

「爸爸：無風不起浪！」少寨主張正彪酸溜溜的說：「倘若清查結果，確有其事，咱們的面子朝哪裡擋？」

「怎能不查清楚？否則，不是承認我的媳婦不守婦道，你甘願戴綠帽子？」大寨主愈說愈憤怒。

「我認為應該查個水落石出！否則，壞了我家鳳娃的名節，她將來怎麼嫁人？」二寨主也生氣地說。

「秀娃！你是我的好媳婦，你說句話呀！到底做過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沒有？」大壓寨夫人張嫂惶惑地問。

「鳳娃！你別裝啞巴呀！」二壓寨夫人曹嫂也惶惑地說：「你向來聰明伶俐，不會幹傻事吧？」

秀娃有苦衷，難以說出，她暗自飲泣！鳳娃有隱痛，羞於啟齒，她珠淚滿面！

「都是我不好，來到山寨，給大家招來偌大的困擾，惹來偌大的是非！」毛澤東見此情景，下定決心毅然地說：「明早我下山後，謠言就自會平息了！」

突然放聲大哭起來：「我今天才明白，他也跟天下的臭男人一樣，都是不負責任的壞東西；我不想活了，早死早乾淨，免得日後笑話鬧得更大……。」

槍口威逼柔情羈絆

鳳娃的痛哭，以及她對毛澤東的厲聲指責，大家一頭霧水，既驚訝，又茫然。

「三姊妹！」性情粗暴的張正彪搶著說：「妳要把話說清楚呀！到底是誰欺侮了妳，只要講出來，就是天王老子，我也敢跟他拼命！」

鳳娃是性烈如火，敢愛敢恨的人，這時她實在忍不住了；忽然站起身來，右手掏出腰間的短鎗，鎗口對準右耳，悲痛地說：

「我就直說吧！」她一雙銳利的大眼睛，瞪著毛澤東說：「他並沒有欺侮我，但我肚子裡已懷有他的孩子，他若不帶我走，我是死路一條。不過大家要知道，一屍二命，我是死不瞑目的！」

鳳娃的這一舉動，把大家都嚇呆了，秀娃機靈的趕緊把她右手的鎗奪下來；誰知鳳娃更敏捷，她左手又迅速地把左腰的短鎗拔出對準左耳。

這時，毛澤東突然站起身來，凜凜然地莊嚴而鄭重地說：「我愛鳳娃，她肚子的孩子是我的，這場禍事是我惹出來，我負擔全部的負責。要活，我跟鳳娃一道活……。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。毛澤東一個箭步就把秀娃腰間的短鎗搶了過來，對準自己的腦袋說：「要死……咱們兩人一同死，兩屍三命！」

向閻王老爺報到，都不孤單！」

他們二人的火爆表現，把所有在場的人，都鎮懾住了，都驚駭呆了！

「好呀！原來打油詩寫的都是真的！」

這時，張正彪卻冷諷熱嘲地說：「毛澤東，不！石三牙子（毛的乳名）：你跟我記住，你的本事真大，到山寨不到兩、三個月，就把鳳姨妹的肚子搞大了，今天不跟鳳姨妹一個交代，你不自殺，我也跟你拼命！我的順

姨妹（指順娃）和招姨妹（指招娃）被朱家人蹭踢死了，我可不讓鳳姨妹給你始亂終棄的！」

「閉住你的烏嘴！」大寨主張德勝怒喝起來，聲震屋瓦：「都跟我把鎗放下來，軍師爺既然如此死心塌地愛鳳娃，一切都好商量。一家人嘛！何必尋死尋活的，動刀動鎗的，多煞風景！」

「我看雨過天青了，是喜事一樁囉！」張嫂露著笑容說。

「軍師爺是我家的恩人，這次又神機妙算，保住咱們山寨衆家兄弟的性命；難得他如此真心的愛上鳳娃，這是我家鳳娃的造化呀！」曹嫂的話緩和了情緒。

大家坐定下來，頓時把屋內的殺伐之氣，變成了溫馨的喜氣。不過，當事人鳳娃又開口了：

「姐夫的話只對了一半，打油詩也錯了一半，因為我和毛大哥的哪一半是對的，影射大姐（指秀娃）哪一半是錯的。毛大哥沒說『一箭雙鵠』，姐夫！你何苦要『悶喝兩罐醋』！一罐醋就夠多了！」

鳳娃的話，把大家都逗笑了！

毛澤東暗自思量一番，在此「槍口」的威逼，「柔情」的羈絆下，惟有識時務，以「從權」的方式來處理。其實，古往今來，許多英雄豪傑，每於處身艱危的處境時，莫不以犧牲「誠信」或「正義」作代價，來度過難關，化險為夷。

於是，毛澤東只好聽憑張嫂和曹嫂的建議：擇了個黃道吉日，在山寨關公廟正殿，他和鳳娃正式「拜堂」結婚。這是毛澤東第三次正式結婚，不過這一次比上兩次都盛大和熱鬧。

毛澤東和二公主鳳娃的婚禮，接受衆家兄弟的祝賀，張燈結綵，喜筵在草坪上、皓月當空，喜氣洋溢。新娘子鳳娃身材高挑，臉型甜麗；論外在美，她似乎比毛澤東前兩任妻子羅氏與楊開慧還亮麗；甚至後兩任的賀子珍和江青也都趕不上。他倆稱得是郎才女貌的一對。

他倆成婚後，山寨上的流言蜚語，不攻自破，煙消雲散。

天涯孤旅盼再比翼

毛澤東來不及等到過農曆新年，即辭別

下山；他曾向新娘子鳳娃發誓保證，俟工作料理好後，就上山和她團聚。但他的保證「跳票」了。

他在三十歲前，有三件諱言提起的往事

，一是在上海一家洗衣店幫臨時工，曾給舞女洗內衣，認為很丟臉、有損尊嚴。二是在

山寨上的婚外婚，顯然是犯了「重婚罪」。

三是日後「強暴」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，違背了「朋友妻不可欺」的倫理與道義。

在矛盾的心情下，下得山寨，朝湘南地帶繼續視導工作。一日來到與廣西交界的新寧縣，這一天恰是農曆的「除夕」，接待他

的「同志」們，怕他在旅店寂寞，特別挑選一位標緻的水擺夷姑娘陪侍，而這位姑娘的臉型和身影，彷彿是家中嬌妻楊開慧的化身；可是言辭粗鄙，舉態庸俗，缺乏嬌妻的高雅氣質。他良心發現，想起最近在外的離奇遭遇，百感交集，愧對家中楊開慧。

於是，他在旅社裡，寫下了一首「賀新郎」的詞：

「揮手從茲去，更那堪淒涼相向，苦情重訴？眼角眉梢都似恨，熱淚欲流不住。知誤會前番書語。遇眼滔滔雲煙飄忽，算人間知己吾與汝。人有病，汝知否？」

這首詞的上半闋，道盡他倆在閨房中，
因書寫唐代詩人元稹的「菟絲」一詩，而起

誤會；以致「千山獨行」，無人相送。他在旅途中，既煩悶又懊惱。下半闋，他述說於騙嬌妻的謊言。最後兩句「重比翼，和雲翦」，是希望跟楊開慧冰釋前嫌、重溫鴛夢的期盼。

寂寞深閨思夫情切

其實，在哪段日子裡，楊開慧何嘗不想念毛澤東，她後悔自己太任性，閨房勃谿，無故爭吵，晚上有意冷落丈夫，遠行也不去相送。但，當毛澤東離家後，她又想念他，牽掛他；還寫了一首懷念的詩，題名「偶感」：

「天陰起朔風，濃寒入肌骨。
念茲遠行人，平波突起伏。
足疾已否痊？寒衣是否備？
孤眠誰愛護？是否亦淒苦？」

書信不可通，欲問無人語。

恨無雙飛翼，飛去見茲人。

茲人不得見，惆悵無已時。」

楊開慧是出身書香門第的大家閨秀，像古今許多才女一樣；當自己心愛的丈夫出門後，把滿懷的相思，無盡的掛念，用詩詞表達出來，算是在寂寞閨房內的一種發洩。她曾填了許多闋詞，其中一闋「浪淘沙」：

「斜日小闋千
，柳岸楓痺。

斷魂可奈雁聲寒！

翦西風簾半捲，

翠袖愁單。

客夢幾闌珊？

茗淡香淺。

詩愁酒病兩迴環。

倦倚黃昏無意緒，

思疊眉彎。」

楊開慧在家中，閒來無事，除了照顧母

親及小兒子岸英，以窗寫詩填詞自遣。一天，她在窗前閱讀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的「漱玉詞」，其中有一闋「點絳脣」：

「寂寞深閨，柔腸一寸愁千縷。惜春春去，幾點摧花雨。倚遍闌干，只是無情緒？人何處？連天芳草，望斷歸來路。」

這闋詞描寫出閨中少婦盼望夫君早歸的心情，也正是當時楊開慧盼望毛澤東早些回到身邊，思夫情切，古今一般。

毛澤東這種反傳統，反封建性格的最突之處，在其坦率瀟洒的明朗，毫無矯情造作之態；他似乎根本無視於社會化過程的壓力，尤如「天馬行空」，縱身於世俗的「框架」之外。他的性生活跟以後的革命行徑，都是屬於這種特殊的「創造」類型。

所以，他對於自己的「重婚」，毫不內疚；反而認為是人性的「返璞歸真」，回到人類原始性的「共妻」或「共夫」的生活，何嘗不是「兼愛」和「博愛」的灑觴。

縱身世俗框架之外

這時的毛澤東，爲了落實基層組織的視

導工作，足跡於遍及湘南及湘西後，倦鳥知返。在「花市燈如畫」的元宵佳節，回到了楊開慧的身邊，倆人盡釋前嫌，以前的種種誤會，已隨風而逝；只知享受「小別勝新婚」的閨房樂趣。

毛澤東性生活的本身，就孕含著創造類

型的基因；真正的「創造」必定發乎情，發乎自然，發乎兩情相悅。發乎「只要我倆喜歡，有什麼不可以」。故而，本能地排斥著「媚俗與造作」。

他很贊同當時學者辜鴻銘的見解：男人是茶壺，女人是茶杯；一個茶壺同時可配幾個茶杯。他當時同時愛上楊開慧、陶斯咏及九嶺山寨的曹秀娃與曹鳳娃姊妹，認爲他的這只「健康的茶壺，僅配有四個茶杯」。並不算多，比起古代的帝王來，簡直微不足道。

一顆閃亮政壇彗星

毛澤東從未因爲強旺的慾愛之情，而影響他的革命工作，反而增進了他的革命鬥志。他的慾情發洩，不僅在女人身上孕育了新生命的命；同時也在他自己的腦海裡、思維裡孕育出了「超凡入聖，震古爍今」的革命理念。

比如，他這次深入湖南窮鄉僻壤、山村漁澤的基層視導工作，深深瞭解了農村農民、漁民的問題。於是，他在妻子楊開慧的協助及鼓勵下，整理出各縣市視導的資料，撰寫發表的論文多達十餘篇，這些論文使他成為我國農民運動傑出領導人，一個有實地考察經驗的農村專家。

毛澤東靠大量的真實調查資料，和理論研究說明，分析得出結論：認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成敗，取決於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民；而全國都市的工人，論人數微乎其微，在未來的革命大業中起不了決定性的作用。

他擲地有聲的論文有：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」、「湖南農民考察報告」、「湖南洞庭湖漁民生活概況」、「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」、「論無產階級的農村，包圍反動資產階級盤據都市之蠡測」……等。這些論文，是毛澤東親身實地考察後的結晶，血汗交流的成果；哪些在象牙之塔內「閉門造車」，空喊革命口號的書生，怎能有如此精闢獨到的見解？

毛澤東回到長沙，不久奉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陳獨秀之命，於湖南建立馬克斯主義研究會，開始過問省政，首先與新聞界和教育人士發起組織「湖南改造促進會」，發表宣言，主張「廢督裁兵」，展開反對譚延闔與趙恒惕的劇烈抗爭行動。曾於哪一年的雙十節，發起群衆一萬多人請願，在長沙街頭

大遊行，高喊解散舊議會的口號，並撕毀省議會的旗幟，聲勢相當浩大。

他在湖南以搞群衆運動起家，從「五四」、「驅張」及「反譚、反趙」；這是他初踏進政治舞台的三部曲。姑不論成功與否？他已贏得聲譽，新崛起的一顆閃亮的政壇彗星，勇敢地扮演了「拗相公」的反叛角色。

身跨兩黨分任要職

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，孫中山領導國民黨進行改組，在廣州召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，實行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毛澤東離家赴粵參加了這次大會。此後，他就在「國共合作」的保護傘下，在湖南快速吸收黨員、發展中共的基層組織；當時中共全體黨員只有九五七人，湖南的黨員就有四二六人，幾乎佔全體黨員的二分之一。這些黨員都成了他活躍於國、共兩黨間的政治資本。

這一年的二月，毛澤東以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身分，在上海市黨部擔任組織部長胡漢民的秘書；而他同時也在中共中央擔任組織部長，他身跨兩黨分任要職，掌握國共兩黨的組織工作。

因為，這時大批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的領導核心，以致孫中山在廣州召開的「一大」改選時；在二十四名中央執行委員中，中共佔了三名；十七名候補中執委員中，中共竟佔了七名。

最令人驚訝的，是追隨孫中山多年，歷

經辛亥革命，第二次革命及護法戰爭，勞苦功高有十六年黨齡的蔣中正落選了。

可是，只加入國民黨一年多，談不到對黨有何特殊建樹，比蔣中正小六歲的毛澤東，竟然當選為中央候補中執委員。顯示當年在國民黨的領導階層裡，毛澤東的地位比蔣中正還高一些。

這樣的改選結果，顯然是「聯俄容共」政策的後遺症。使落選的蔣中正顏面盡失，十分惱怒；才導致了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內部的清黨反共浪潮。在這次國共分裂的血腥清黨過程中，許多中共黨員喪失了生命；毛澤東要不是跑得快，也上了「斷頭台」。但是，他的妻子楊開慧沒有這般幸運，卻在湖南被抓去槍斃了。

內心沉痛辭卸黨職

可是，在中共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，毛澤東反而遭到排斥。因為，他主張農民是革命最大動能的理念，遭到走共產國際路線人士陳獨秀等的反對，這些人認為都市的工人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。

以至，在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，毛澤東被逐出中共中央領導階層，非但未能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，連中央委員也無份。當時，他的處境簡直跟蔣中正在國民黨的情形一樣，受到排斥。

但是，昔年在長沙的同窗好友，因送「春藥酒」給毛澤東的李立三，曾被毛澤東揍

中了一頓；此後他在中共黨內專跟毛澤東唱反調，走共產國際路線，竟然一躍而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，跟其他四位常委周恩來、張國燾、李維漢、張太雷等「平起平坐」，地位崇高，不言而喻。

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經過幾番沉浮之後，心情鬱悶，懷念湘江，於是百感交集，寫了

一闋「沁園春」的詞：

「獨立寒秋，湘江北去。橘子洲頭，看萬山紅遍；層林盡染，漫江碧透，百舸爭流。鷺鷥長空，魚翔淺底，萬類霜天競自由。」

帳寥廓，問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。攜來百侶曾游，憶往昔峥嶸歲月稠。恰同學少年，風華正茂，書生意氣，揮斥方遒。指點江山，激揚文字，糞土當年萬戶侯。曾記否？到中流擊水，浪遏飛舟？」

這闋詞的後幾句：顯然對他的現況作不

平之鳴，所謂「恰同學少年，風華正茂。」

是指李立三和他同學時，論才華比他遜色，

爲了追求李一純小姐，還要送「春藥酒」託

楊開慧居中撮合。他痛揍李立三一頓，連還手的勇氣都沒有；而今，李立三位居中共中

央政治局常務委員，在領導上，居然是毛澤

東的「上上級」，怎不氣忿？怎不傷心？

於是，他憤而辭去黨方職務，捲起被蓋行囊回鄉。他的此一決定，心情是矛盾而複雜的；因爲，他的理念是屬於共產黨的，露骨地說是屬於無產階級的農民。但是，他在共產黨內遭到排斥，論地位遠遜於他瞧不起

的李立三；可是，他在國民黨的組織建制上，他的地位卻駕凌於蔣中正之上。所以，他在國、共兩黨之間，倘要作一個選擇，難以取捨，內心的沉痛，不難想見。

他當時託病回鄉，算是對現實不滿的逃避而已。

錯將人婦當成妻子

他於六月初旬，獨個兒回到長沙小吳門外清水塘的家門，房門虛掩；但見臥房的窗前，有一女子埋頭專心看書，蓬鬆的秀髮遮住了臉譜，單薄的衣衫展露了上半身的曲線

。這時，毛澤東認定是他的妻子楊開慧，爲了給她一個意外驚喜，他悄然進門，躡手躡腳地一個箭步趨前，攔腰把她緊緊抱住，瘋狂地親吻臉頰。憑他手指的觸覺，心中訝異？才幾個月不見，怎麼妻子的胸乳變大了。

「我是在看唐詩，習字呢！」

毛澤東走到書桌一看，原來李一純是在看詩習字，箋紙上寫有兩首詩。一首是唐代詩人金昌緒的「春怨」：

「打起黃鸝兒，莫教枝上啼；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」

「密斯李！你抄詩抄錯了一個字！」毛

澤東看罷故意挑剔地說：

「怎麼會呢？」李一純細看一遍，覺得沒抄錯字：「哪個字抄錯了？是我錯，認罰

。」

「最後一句『不得到遼西』，應改爲『

不得到江西』，因爲，你思念的人兒——立

三兄，如今是在江西呀？」毛澤東的調侃之詞，說穿了她的心事，健美的臉頰上，頓時

兩朵紅雲燦然浮現。

「啊呀！原來是密斯脫毛，我還以爲來了壞人？打錯人了，都怪我魯莽，真不好意思，道歉的應該是我。」李一純是位健美爽

朗的女性，她於道過歉後，又坦誠地說：「實在說來，也該怪你進門不吭氣；但不知者不罪，坐下來談吧！」

他倆坐定，李一純解釋說：「七天以前

，開慧帶了兒子岸英、岸青回板倉娘家。我因立三爲了黨務工作遠行，開慧放心不下，

託我來看家；湊巧，密斯脫毛你突然回來了，剛才的一幕，彼此都有誤會！」

「彼此不知，彼此不罪！」毛澤東爲避免尷尬，有意把話岔開：「剛才密斯李看書好專心，看的什麼好書？」

「我是在看唐詩，習字呢！」

毛澤東走到書桌一看，原來李一純是在看詩習字，箋紙上寫有兩首詩。一首是唐代詩人金昌緒的「春怨」：

「打起黃鸝兒，莫教枝上啼；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」

「密斯李！你抄詩抄錯了一個字！」毛

澤東看罷故意挑剔地說：

「怎麼會呢？」李一純細看一遍，覺得沒抄錯字：「哪個字抄錯了？是我錯，認罰

。」

「最後一句『不得到遼西』，應改爲『

不得到江西』，因爲，你思念的人兒——立

三兄，如今是在江西呀？」毛澤東的調侃之詞，說穿了她的心事，健美的臉頰上，頓時

兩朵紅雲燦然浮現。

「啊呀！原來是密斯脫毛，我還以爲來了壞人？打錯人了，都怪我魯莽，真不好意思，道歉的應該是我。」李一純是位健美爽

朗的女性，她於道過歉後，又坦誠地說：「

實在說來，也該怪你進門不吭氣；但不知者不罪，坐下來談吧！」

他倆坐定，李一純解釋說：「七天以前

，開慧帶了兒子岸英、岸青回板倉娘家。我因立三爲了黨務工作遠行，開慧放心不下，

託我來看家；湊巧，密斯脫毛你突然回來了，剛才的一幕，彼此都有誤會！」

「彼此不知，彼此不罪！」毛澤東爲避免尷尬，有意把話岔開：「剛才密斯李看書好專心，看的什麼好書？」

「我是在看唐詩，習字呢！」

毛澤東走到書桌一看，原來李一純是在看詩習字，箋紙上寫有兩首詩。一首是唐代詩人金昌緒的「春怨」：

「打起黃鸝兒，莫教枝上啼；啼時驚妾夢，不得到遼西。」

「密斯李！你抄詩抄錯了一個字！」毛

澤東看罷故意挑剔地說：

「怎麼會呢？」李一純細看一遍，覺得沒抄錯字：「哪個字抄錯了？是我錯，認罰

。」

「最後一句『不得到遼西』，應改爲『

不得到江西』，因爲，你思念的人兒——立

三兄，如今是在江西呀？」毛澤東的調侃之詞，說穿了她的心事，健美的臉頰上，頓時

兩朵紅雲燦然浮現。

毛澤東的個子高，他俯首窺視，從李一純單薄上衫的領口隙處看去，她未戴胸罩的雙孔，高聳圓潤，晶瑩透剔，比楊開慧的豐盈得多。

「我不跟你瞎扯，該弄晚餐了！」李一純似有所覺，藉故溜進廚房，忙著作晚餐。她奔忙於廚房，客房及書房兼臥室之間，胸前兩只高聳的胸乳，顫動搖盪不已，看在毛澤東的眼裡，意亂情迷，心神恍惚，幾乎不能自持。

李一純的身手俐落，很快就弄出一頓晚餐來，五盤小炒，一碗酸辣湯，清爽可口。可惜只少了美酒佐餐。忽然，毛澤東發現廚房架上有一瓶酒，隨即問道：

「這瓶酒是哪裡來的？」

「是立三從外地帶回來，他說是道地的浙江陳年紹興酒，當作寶貝一般，愛不忍飲。」李一純停頓了一忽兒，狐疑不解地說：「兩個月前，我母親和妹妹來看我，我打算開瓶倒酒款待，他執意不從，叫我十分納悶。」

毛澤東好奇心重，順手取來，從酒瓶招牌上看去，與普通紹興酒沒有特別之處，但

他心裡很想喝這瓶酒。於是，他故意轉彎抹角地說：

「你剛才抄寫的第二首七言絕句，其中有幾個字，如改正一下，更為貼切。」

「這首『金縷衣』小詩，是唐代金陵女詩人杜秋娘的佳作，傳誦千古，何人敢改？」

你未免太狂放了！」李一純反駁說。

「我不是說她寫的不好，而是認為略為改正幾個字，更為貼切些，比如原詩是：

勸君莫惜金縷衣，

勸君惜取少年時；

花開堪折直須折，

莫待無花空折枝。

如果，將此詩改為：

勸君莫惜紹興酒，

勸君惜取少年時；

瓶開堪飲直須飲，

莫待無酒空舉杯。

這樣改正後，不是與今晚的此情此景更

貼合麼！」

「哎呀！我的大詩人，想喝酒就直說吧？」何須瞎編胡扯老半天！」於是爽朗的李一純取酒開瓶，二人對酌起來。

李一純是位豪邁的多情湘女，她責怪毛澤東進門時悶不吭聲，毛手毛腳抱住她，且在她胸前亂摸一通，雙手真不老實，要罰一大杯。

毛澤東甘願被罰，舉杯一飲而盡。毛澤東挨了李一純一記耳光，心有不甘，認為挨的冤枉，要罰她的酒。李一純為表示歉意，飲了一大杯。

毛澤東飲了幾杯酒後，早已發覺這不是

紹興酒，而是跟幾年前李立三送他的「春藥酒」相似，只是換貼上紹興酒的招牌紙而已

，基於對李立三的報復與嫉妒心態，他裝作

不知情，儘量勸李一純喝酒；這時李一純似已察覺此酒非一般紹興酒，藥性濃烈，氣味芬芳，拗不過毛澤東的殷殷相勸，又多喝了幾杯。

「這酒有問題，不是紹興酒。」她已不勝酒力，言辭含糊不清，斷續而結巴地說：「……這是藥……酒。我懷疑是春……藥酒，立三你這混蛋，害人……又害己……。」

李一純話未說，卜通一聲醉倒地上，嘔吐不已，衫褲都弄髒，她已酩酊大醉了。

毛澤東趕緊扶她進房，抱躺床上；她嘴裡還不停地哼嚷著：「我沒醉，好……酒，再來一杯……。」

她的衫褲上滿是嘔吐的酒涎、菜餚的殘汁。

就心她招涼，毛澤東用濕毛巾抹去她臉上的汗珠及嘴角的唾涎，再脫下她單薄的上衫，發現她的肌膚白嫩而細緻，胴體成熟而豐滿，兩只半球狀的胸乳高聳而有彈性……。

春藥酒的神奇效力，在他倆身體上的敏感部位發酵；毛澤東模糊的醉眼，把她看作妻子楊開慧的化身；而李一純熾熱的綺念，把他當做丈夫李立三的幻影。他倆相互粘扭在一起，瘋狂地發洩自己而又恣意地取悅對方，儘情享受青春的歡愉。尤其，此時的毛澤東早把愛妻臨行的贈詩：「……酒是色之媒、色字頭上刀。……」的勸告忘得一乾二淨（未完待續）。